

百家文论新著丛书

文学的当代性

李庆西



责任编辑：松涛 毛承志
封面设计：李正明

文学的当代性

Wenxue De Dangdaix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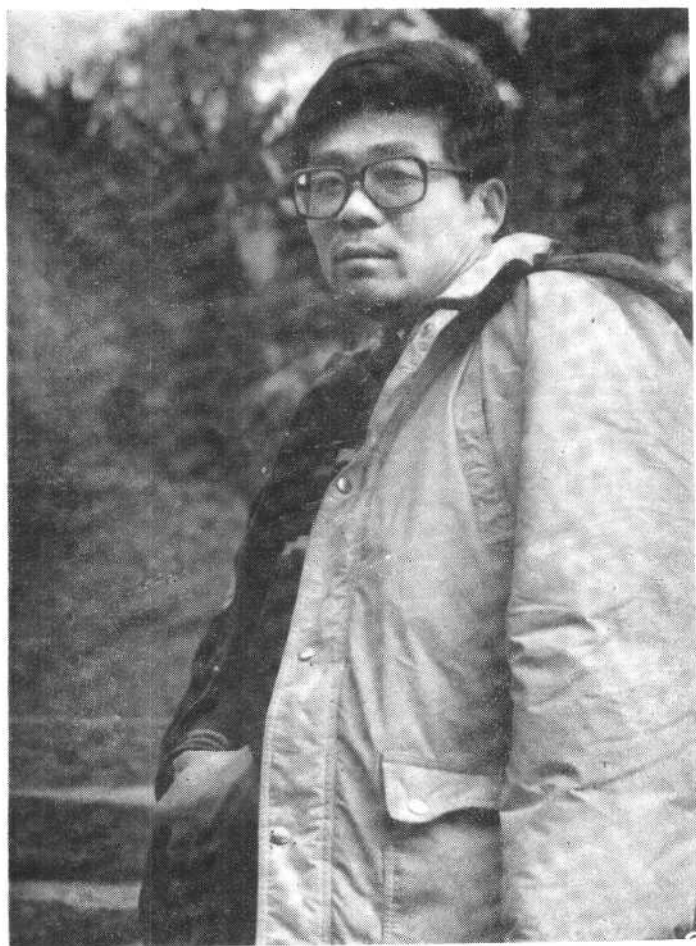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2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 $\frac{1}{2}$ 插页 8

1988年7月北京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640

ISBN 7-02-000513-6/I·514 定价 2.80 元



作者像

编辑前言

“百家文论新著”丛书问世了。

它是在祖国奔向现代化的历史浪潮中涌现的一束浪花。

它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前进步伐在文艺理论领域激起的一串回响。

它是研究者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勇于开拓、大胆探索赢得的一系列创造性成果。

我们的文艺理论建设正在出现新的发展态势，文艺研究的领域正在拓展。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学和艺术，它需要多学科、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文艺理论批评与之交相辉映、互相促进。有鉴于此，我们特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力求发扬“百家”精神，为开拓者的探索创造有利的条件，并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波助澜。

文艺研究必须在建设中发展。建设的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构筑完整、科学的文艺理论体系。这套丛书将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尽心竭力。凡属力图对此项建设有所增益的理论著作，无论是借助新颖的研究手段还是沿袭传统的研究方法，无论是从事新领域的开掘还是坚持在原有的沃土上耕耘，无论是名家手笔还是脱颖而出的新锐之作，只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具有严肃的科学精神，富于学术创见和理论深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都一视同仁，乐于催生，助

其问世。

丛书设想在近期有计划地组织若干自成格局的学术专著和确有相当理论价值的专题性论文集。它不仅重视文艺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以促其日趋完善化，而且兼顾宏观概论与微观分析，以利于文艺规律探讨的深入。鉴于不同学科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情况，举凡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化学等方面的边缘学科论著，也理所当然地在它的组稿和选收范围之列。

愿丛书能在新老研究者的热情关怀和广泛支持下健康成长！

愿丛书能为广大读者传递新信息、传达新见解、传授新知识，在读者的厚爱中扎根！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序

黄育海

庆西说，他要出本书。我想这主意不错，他的文章有人喜欢，我也喜欢。我说，我来给你写序怎么样？他竟欣然接受。问他为什么不找个名人做序，他说这事情本来就是朋友间的雅趣，又说古人多半如此。

有那么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他一个喷嚏就联系到古人那儿去了。不过，以古况今，不见得就是满脑子的“国粹”。你看他做起理论文章来，倒是十足的当代意识。

也许，按气质说，庆西更适合于搞创作。在平素的交往中，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艺术的本能与激情。听他说，以前还写过诗，我没见过，不知道写得怎么样。他的小说，比如《人间笔记》之类，的确显示着他在创作上不容忽视的实力。这些创作实践，无疑磨砺了他的艺术感觉，必然成为他从事批评活动的优势与特长。所以，在他的文章里，总是能够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意蕴。他的理论思辨往往与艺术经验有一种内在的契合。庆西的批评文章时常得到读者、评论界乃至作家本人的尊重和认可，恐怕跟这一点有关。不过，更重要的是，这种艺术实践和自身的精神气质，往往决定着他在批评活动中的价值选择。或反过来说，他的情感方式也借助于批评活动而得到弘扬与发展。

如同一个作家的心理情态对其创作个性必然发生某种影响，庆西认为，批评家的心态乃至整个生命形态，也影响着自己

的批评活动。

庆西的批评活动中，贯串着一种现代的理解精神和艺术上的“宽容”意识。作为批评家，庆西最反感那种对作家的居高临下的“指导”。他认为批评作用于作家的只是一种心理效应。批评和创作是各自独立的精神活动，批评家没有理由强迫作家接受别人的价值取向，尽管作家也不应该把批评看做创作的附庸。庆西的批评往往比较宽厚、平和，从不轻易否定作家的艺术追求。即使对于那些自己不喜欢或不理解的“路子”（他爱用“路子”这个词），也宁可保持沉默。这或许出于对创作的偏爱心理，但也不失为批评的一种明智的态度。在理论问题的探讨上，庆西也持同样的开明态度。尽管他前期的有些文章往往带有论战意味，而后来他还是逐渐放弃了那种“得理不让人”的架势。庆西批评风格上的这种理解精神和“宽容”意识，约略见出他情感世界中淡泊、旷达的特点，体现了自身的心理健全和心态平衡。当然，艺术上的理解精神和“宽容”意识，并不意味着艺术真理的丧失，相反，它体现了批评家的艺术自信。也许只有胸襟较为宽阔的人，才能在艺术问题上持大家风度。不过，处于这种心境下的庆西，有时也不免感到一种孤独。在今天的文坛上，乐意承认在艺术追求上“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批评家似乎不多。

庆西搞批评和他写小说一样，注重的是精神的自足。他反复思索，批评难道仅仅是对客体世界的一种认识？在一个艺术自觉的时代，对批评本体的这种反思似乎并不是多余的。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无限的运动过程。人们的认识可以最大程度地逼近对象与事物的本源，然而认识永远也不等于存在。在批评领域里，同样也存在着这种认识的相对性。况且，批评尽管也是对客体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但它毕竟不是纯粹的哲学过

程，而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艺术活动。批评主体在对客体世界作尽可能完美、精确的描述的同时，也完成着对主体自身的确认。当然，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各人的意识不同。庆西一旦产生了这种自觉意识，便进而想到，除了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外，批评是否还存在着另一种目标？这个问题使他踌躇良久，而最终还使他作出了另一种选择。他设想，如何使批评达到一种艺术化、情趣化、人格化的境界。似乎把批评主体自身的精神确立摆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这种选择，是庆西长时间理论思考的结果，也是他天性中艺术本能与激情所决定的。批评的艺术化、情趣化、人格化实际上意味着主体精神在与实践的矛盾中发现了世界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而对这一方式的理解和认同，则在另一层次上确立了主体的存在方式。现代艺术发展的哲学内涵多少带有下列含意：人们的艺术思考从一种既定的对客体的认识手段部分地转化为对主体的自我体验。作为与创作相独立的艺术活动，批评是否也应该在价值取向上发生某种嬗变？这个问题的提出，显然具有可靠的理论依据。所谓的批评深度，不仅表现为对客体世界的理解程度，也在于主体境界的升华。也许这种选择对解决实际的理论问题并无直接的意义，但它却能使批评本身更趋于丰富和完善，为批评领域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在这种批评活动中，我们能感受到批评主体整个生命形态的律动。庆西批评活动中所反映出来的自身的心理完整以及淡泊、旷达的情感世界的展示，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这种重情蕴而不执着事理，在对对象的把握中确立自我人格的批评风格，也是中国古典文论的传统特征。

当然，这种批评选择不是绝对的，它并不意味着对批评的认知方式的漠视。批评家们尽可以凭借自身的兴趣和条件，作出

自己的选择,从而使批评活动更加多样化。同时,批评的这种选择自然也并不与认知方式相排斥,物我同一可能是批评的至高境界。对庆西来说,进行这种价值选择是扬长避短,也是自身的精神需要。当然也体现了庆西的一种人生态度。

与批评的艺术化、情趣化、人格化追求密切相关的,是批评的文体问题。文体不仅仅是个语言问题,它也是观念与方法。长期以来,我们的批评在评价艺术时,常常忽视了自身的艺术性。由此造成了批评文体的“标准化”,批评成了乏味的、毫无个性可言的“经院哲学”。这种令人生厌的局面的形成,归根结底在于主体意识的欠缺。事实上,批评既然是一种独立的审美活动,它当然也应该具有某种独立的艺术价值。批评文章本身也可以成为艺术品。中国古代的一些文论家,如陆机、刘勰、司空图、严羽、袁宏道等等,以及近代的王国维和现代的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批评,文体上无不具有独特的风采,体现了批评家自己的情感、趣味、气质与风度。在新时期的批评家中,庆西是比较注重批评文体的一个。他多次呼吁批评文体的变革,并较早地开始了文体实验。庆西的文体风格,是与他批评价值的选择相适应的。或更确切地说,对批评价值选择的本身就意味着文体方法的确立。庆西的批评文体自然、自在,笔调灵活多变,自有一种从容的风度。文章的字里行间闪烁着旷达、自信、超然的情采与气度,调侃戏言之中使人感到了主体精神的升华。也许正是这种批评文体上的独创性,使庆西在新时期批评家群体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

相对讲,在纯粹的理论探索上,庆西也许不如其他一些批评家那么勤于思考,至少表面上如此。不过,他有自己的学问。他有博雅的一面,也有精深之处。这在他的文章里反映出来了。他

总是结合艺术现象谈论理论问题，也善于将“微观”问题置于“宏观”的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虽然他很少插手纯粹的理论课题，但是在实际的批评活动中，他也非常热心理论上的发现。他曾提出过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命题，如本体象征、大自然的人格主题、艺术中神秘感对本体世界的指示、批评的两难境地……等等。其实，这都显示出他对理论思辨的某种内在的嗜好。

近来，庆西倒是着实为基础理论建设问题而感到困扰。他认为，新时期文学批评尽管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现在却逐渐开始陷入理论武器的老化、匮乏和未能实现新的系统化的困境。而一些新的观念和新的命题又亟需融合和升华为新的理论规范。他迫切期望着能够综合各种新的审美关系的基础理论著作的出现。或许这正是他今后工作的一个起点。

我问他，是否想自己动手写一部新的《文学理论》，他说有这个想法，却无此打算。

想法是想法，打算好象是另一回事。

庆西真是有不少想法。我时常为他那些想法而激动一阵，可是许多想法再也没有下文了。这一点上，我对他有点失望。

一九八七年二月杭州翠苑

目 录

序	黄育海	1
---------	-----	---

新时期文学一瞥

观念的变革与审美的困惑	3
文学的当代性及其审美思辨特点	13
新时期文学正在形成各种流派吗? ——兼说文学研究的综合途径	30
谈点儿“文化”，谈点儿“寻根”，再谈点儿别的	36
大自然的人格主题 ——关于近年小说创作中的人类生态学意识与一种 美学情致	42
新笔记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	56
葛川江的艺术轨迹 ——关于中篇小说《船长》的断想	71
小人物与大时代 ——徐孝鱼小说创作初论	79
《沉沦的土地》的悲剧观 ——兼谈小说的本体象征	90

说《爸爸爸》	99
他在寻找什么？	
——关于韩少功的论文提纲	115
《巨观》：现实的神话	125

理论与批评问题

论文学批评的当代意识	131
文学批评与“文化—心理”整体意识	
——季红真文学论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编辑手记	148
文学评论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157
文体也是方法	165
文学没有解释	170
否定与创造	180
谈“创作谈”	188

小说家的艺术思考

时间意味什么？	
——小说家的艺术思考之一	195
空间处理的艺术效应	
——小说家的艺术思考之二	205
规定情境与非规定情境	
——小说家的艺术思考之三	213
小说悬念的审美心理机制和若干基本模式	
——小说家的艺术思考之四	224
论氛围	
——小说家的艺术思考之五，关于小说和其它叙事文学的	
一个特殊表现范畴	235

当代意识与古典小说

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

——也关于如何看待毛氏修订《三国演义》…………… 261

《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

——兼说“起义说”与“市民说”…………… 292

后 记…………… 319

新 时 期 文 学 一 瞥

观念的变革与审美的困惑

二十世纪是艺术的多元化时代。小说、诗歌、戏剧、绘画、音乐、舞蹈都在变化。从写实到写意，从形象到抽象，从再现到表现，从状物到象征……，这中间种种情形却也复杂，恐难以一言蔽之。旧的法规被推倒了，或者说被改头换面地继承和发展了。纷纭杂出的新思想、新流派争奇斗妍，相悖相行。艺术家们强调某种新的诗意，各自通过哲学思考寻求新的超越。

艺术世界不啻是人类社会的观照。由于二十世纪的问题过于复杂，现代人的感觉方式也成了一种不稳定的阈值，有时自己也难以理解。对于艺术，这固然从心理上提供了新的审美范畴，却也并不十分有利，因为容易引起误解和争议。比如，所谓“垮掉的一代”诗人，在很长时间里被人认为是“诲淫诲盗”，甚至引起法律诉讼。塞林格的小说《麦田守望者》是美国当代文学最出色的作品之一，也曾遭到各方面的非议：教会认为它“渎神”，某些书局编辑说作者“有神经病”；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查禁此书的风波在美国各地时有发生。至于纯粹限于学术范围的论争，几乎涉及本世纪以来的全部重要作品；特别是象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爱略特的《荒原》、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以及卡夫卡、伍尔芙那些人的作品，更是众说纷纭，成了二十世纪的难解之谜。

在以前，一个陀斯妥也夫斯基就叫人伤透脑筋了。而现在，

文坛怪杰的降临是家常便饭。

这里说的当然是西方的情况，但文学本身是没有国界的。比起早先，中国的文学现象也变得复杂多了。

也许可以说，二十世纪文坛弥漫着一种怀疑精神，人们再也不愿意重复老一套的游戏了。

生活的日程表上，一边是战争与多边关系，一边是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科学在发展，危机在增长……二次大战以后，资产阶级精神彻底分裂了。谈到西方现代艺术的社会背景，人们自然会想到这样一些因素，仿佛艺术的五光十色只是日暮途穷的资本主义的回光返照。这样认识确否？似乎不完全对头，因为这只是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它把现代人类的观念活动仅仅解释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衰变的必然结果，这就势必抹煞了现代无产阶级对于人类意识形态发生的革命性影响。

二十世纪的怀疑精神，归其根本，乃是文化的进步。譬如在自然科学方面，对牛顿经典力学的怀疑，导致了现代物理学领域的一系列辉煌成果；对生物进化问题的重新思考，带来了生命现象研究的最新进展；而正是许多大胆的猜想和假说，决定着科学研究的未来方向……。在社会科学方面，人类的反躬自省主要表现在价值观念的变化，既然资本主义的神话已经黯淡，存在与选择便有更大的余地。

文学中的怀疑精神必然与这一时代息息相通。这种主体精神不但具有现象学的意义，也是可以描述的经验过程。二十世纪的生活大大拓展了文学家的视野，生活本身对传统提出了诘难，眼下的一切跟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泾渭分明。十七世纪的新古典主义者布瓦罗有这样一句名言，作为对诗人的劝告：“研究宫廷，认识城市”（按：“城市”意味着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